

目 录

一、青年时代·····	(1)
1. 童年(1883—1901)·····	(1)
2. 流亡(1902—1904)·····	(6)
二、社会党党员·····	(12)
1. 涉足政治(1905—1909)·····	(12)
2. 宣传鼓动家(1910—1912)·····	(19)
3. 《前进报》(1912—1914)·····	(26)
三、战争与和平·····	(34)
1. 战争(1914—1917)·····	(34)
2. 胜利(1918—1919)·····	(41)
四、法西斯主义运动·····	(46)
1. 1919年·····	(46)
2. 1920年·····	(52)
3. 1921年·····	(55)
4. 1922年·····	(62)
五、夺取政权·····	(68)
1. 向罗马进军·····	(68)
2. 掌权的头几个月·····	(73)
3. 控制反对派·····	(80)
六、马太奥蒂危机·····	(90)
1. 准备选举(1923)·····	(90)
2. 策划谋杀·····	(97)

3. 恢复实力(1924.6—1924.12)·····	(104)
七、法西斯政府·····	(113)
1. 制服反对派(1925)·····	(113)
2. 早期外交政策·····	(122)
3. 改组国家·····	(130)
八、领袖墨索里尼·····	(136)
1. 墨索里尼其人·····	(136)
2. 墨索里尼与经济·····	(149)
3. 领袖·····	(158)
4. 墨索里尼与文化·····	(167)
九、法西斯政权的巩固与成就·····	(176)
1. 法西斯主义理论·····	(176)
2. 极权主义·····	(183)
3. 外交政策(1926—1930)·····	(193)
4. 教会问题·····	(202)
5. 神化个人·····	(208)
十、制造争端·····	(217)
1. 日益好战(1929—1932)·····	(217)
2. 斯特雷斯和法西斯党·····	(223)
3. 与希特勒的关系(1933—1934)·····	(232)
十一、战争政策·····	(242)
1. 战争准备·····	(242)
2. 东非战争(1935—1936)·····	(254)
3. 西班牙战争(1936—1937)·····	(263)
十二、德——意轴心·····	(277)
1. 轴心的第一年(1937)·····	(277)
2. 德、奥合并和种族法(1938)·····	(283)

3. 慕尼黑(1938)	(290)
十三、德——意联盟	(298)
1. 在西班牙和阿尔巴尼亚的胜利	(298)
2. 钢铁同盟条约	(303)
3. 非交战状态	(311)
十四、第二次世界大战	(322)
1. 决定参战	(322)
2. 战争的头几个月	(328)
3. 进攻希腊	(336)
十五、失败(1940—1943)	(343)
1. 在利比亚和希腊受挫	(343)
2. 1941年战争	(349)
3. 战局变化(1942)	(357)
4. 走向失败	(364)
十六、垮台	(376)
1. 钳子在收紧	(376)
2. 解职入狱	(386)
3. 东山再起	(395)
十七、萨洛共和国	(402)
1. 萨洛的无政府状态	(402)
2. 每况愈下	(407)
3. 结局	(416)

一、青年时代

1. 童年（1883—1901年）

墨索里尼生于加里波迪死后不久。^①对此他颇为津津乐道，似乎他就是这位致力于意大利国家统一的英雄的继承人，他将接过火炬，创建一个意大利帝国。

1883年7月29日，墨索里尼诞生在普雷达皮奥村外一间小屋里。这地方属罗马尼阿省管辖，一片片荒山秃岭，到处是崎岖泥泞的土路，是个远离铁路线的穷乡僻壤，去最近的弗利镇也得走上十五公里。罗马尼阿地区向以暴力革命闻名意大利全国。墨索里尼的教名即取自三位著名的左翼革命党人——贝尼托·朱亚内兹，安德烈亚·科斯塔和阿米利埃·契普里亚尼。他的祖父和父亲出身于小土地所有者家庭，生来具有叛逆性格，曾因此蹲过监狱。由于境遇不佳，他们认为自己是社会中的被压迫者，因而与社会格格不入。贝尼托·墨索里尼说过，出身劳动者家庭是他平生的一张王牌。后来有些人献媚讨好，说他本是贵族门第，这使他十分恼火。

墨索里尼的母亲罗莎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她让孩子们受洗礼，每个星期天都带他们去教堂。罗莎在村里任小学教师，一家人的固定收入全靠她。丈夫亚历山德罗是个铁匠，

^① 加里波迪（1807—1882）是意大利爱国英雄，曾率义勇军与奥地利作战，对意大利民族解放事业和国家统一有过卓越贡献。——译者

干起活来三天打鱼两日晒网。他生性倔强，游手好闲，玩女人、酗酒，经常落得债台高筑。他从不陪伴妻子儿女去教堂；虽说没有上过学，但通过自学倒也能阅读一些主要的革命文章。他信奉体罚，他的家法就是一根又宽又厚的皮带。

墨索里尼回忆起父亲时自觉不如。他认为父亲心胸仁慈，不谋私利己；为人诚实勇敢，富有理想；虽可畏而又广泛受人称赞。父亲的影响对墨索里尼的性格及信仰作用极大。亚历山德罗是意大利早期社会党人之一，一度曾当过普雷达皮奥地方议会的社会党议员。他的思想基本上是非正统社会主义和本能地信奉无政府主义的大杂烩。尽管他对马克思有所了解，经常将《资本论》的某些章节读给全家听，但他也同时接受马志尼^①和马基雅弗利^②的政治主张。因此，他和儿子墨索里尼一样，脑子里装了不少互相矛盾的思想，而且始终良莠不辨。他最先在罗马尼阿地区发起合作化运动，首创社会党国际的地方小组。虽然在墨索里尼的心目中亚历山德罗主要是个共和主义者，不是个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但有时他仍不顾罗莎的反对带孩子们参加社会党的一些会议。所以孩子们长大后都认为他们家是政治流亡者和与警察作对的人的避难所。

当然，这样的家庭会促使孩子们政治上早熟，但童年生

① 马志尼（1805—1872）是意大利“青年意大利党”的创始人。他的要求只限于推翻奥地利的统治，使意大利联合起来，成为统一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译者

② 马基雅弗利（1469—1527）是意大利统一前佛罗伦萨公国的著名政治家。他首先提出了专制主义的理论，主张实行君主制以使意大利成为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译者

活绝不会舒适安逸。墨索里尼回忆往事时说，家庭缺少温暖，并认为这是造成他性格孤僻乖戾甚至“近乎野蛮”的原因。他觉得十五岁以前是一个人的性格形成最重要的时期，而这段时间内他却感到压抑和孤独。全家住在一所两室毗连的小房子里，这房子谁当教师归谁居住。其中一间是炊烟熏黑了的厨房，墨索里尼和弟弟阿纳尔多合铺住在里面。在他们家住房的旁边还有一个房间，作为村小学的教室，墨索里尼一家进出非得先经过这儿不可。由于亚历山德罗花钱大手大脚，罗莎含辛茹苦方得赡养全家，主食常为黑面包及清汤，只有星期天才能尝到肉味。

以上仅是墨索里尼日后的回忆，不过他也和希特勒一样，喜欢夸大早年的贫困生活。当时墨索里尼家中藏书不少，又雇得起人帮忙料理家务，加之还有土地可自酿啤酒，因此尽管粗茶淡饭，倒也丰衣足食。他们家的孩子十八岁以前个个上学读书，这在邻里之间颇为鲜见。

墨索里尼幼时学说话很困难，父母都担心他会成为哑巴。经过多方耐心调治才使他第一次发出声来。后来，他变得十分聪明，但是无法无天，谁也管束不住，只好将他送到法恩扎一个宗教团体办的寄宿学校。他认为这是一种惩罚，更加深了他的反抗意识。据墨索里尼自己说，当时他已是瑕疵满身，但校里神父的教育方法使他益发不可救药。他特别记得，交不起全费的学生必须另桌就餐；吃饭时不准讲话；复活节前整整一星期都得绝对保持缄默，课也不上，而代之以宗教活动和反省。只有到冬季才能洗上热水澡，冻疮害得他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夏季五点钟就得起床，冬季六点，天天要做弥撒。他经常被拉出来挨打，有时受罚禁闭，一关就是好几天；他猜想这是因为父亲政治信仰的缘故。他后来回忆

时称那时他的校长是一具令人憎恶的“活骷髅”，称他的年级老师“象恶魔一样毁坏了”他“最宝贵的年华”。在该校两年使他感到自己好象是“一座栽培有序的植物园里的一枝野花”，更加剧了他对社会的反感。偶尔他也曾想从学校逃走，但是假期回到普雷达皮奥家中时那种潦倒的生活同样使他感到沮丧和痛苦。一年夏天，他给父亲当帮手制造了一架当地从未见过的蒸汽脱粒机。还有些时候干脆在铁匠铺里拉风箱。总之，学校生活使他变得更加桀骜不驯，成为一个让“父母伤心，乡邻厌恶”的人。墨索里尼是个从不掉泪，轻易不笑的男子汉。他说话很少，安于独处，喜好读书，不爱与别人玩耍。

后来传说的许多故事都表明，墨索里尼年青时十分固执，脾气极坏，而且有点蛮横残暴。据说他曾剥过活鸡，抓到鸟后就戳瞎眼睛。这也许是无稽之谈，但他在教堂里把人拧得嗷嗷叫倒确有其事。他还是个团伙头子，经常胁迫他人参与不轨行动。有个与他关系密切的追随者证实，首先挑起斗殴的总是墨索里尼。他复仇意识很强，受到冒犯一定报复，为称王称霸常去惹事生非、寻衅吵闹。他打赌如果赢了，索价总要高些；如果输了，就设法赖账。在以后的岁月里，每当想起留给同学们脸上的伤疤时，他总要乐滋滋地会心一笑。

1893年，刚刚十岁的墨索里尼回到寄宿学校后带头抗议伙食质量低劣。一次，他拒绝参加早晨的弥撒，结果被强迫拖去。由于厌恶纪律，又经常无缘无故地受罚，火爆性子的墨索里尼终于动起武来。一天晚饭时，他拔出刀子捅伤了一个男孩。校方对此再也不能容忍了，决定开除墨及里尼并控告他家，要求付清学费。有关墨索里尼持刀伤人及被开除一

事，后来的法西斯历史学家竭力大事化小，或者根本避而不谈。

墨索里尼在家中呆了几个月，在母亲的帮助下自学。但母亲显然管不住他，于是又将他送到福利姆波波里的一所学校。她写信向学校申请助学金，但遭到拒绝，全家只好决定自费供墨索里尼读书。新学校因非教会所办，到教室做礼拜完全自愿。这儿的伙食也要好一些，纪律比较合乎人情，周末还能回家。墨索里尼心想这真好似从地狱到了天堂。可是不久，他又碰到和以前一样的麻烦。由于墨索里尼恃强凌弱，打架斗殴，又被校方停学。此事平息后，他又有两次被责令回家，停学十天：一次因为粗暴无礼，另一次因为持刀刺伤了一名学生。

墨索里尼获准复学，在福利姆波波里完成六年的学业，这对他本人及学校来说都是很有意义的。他喜欢夸耀自己是班上冒尖的学生，但据校长回忆，他成绩平平，并未表露出将来会有多大出息的苗头。反过来，墨索里尼也认为他的主课老师是个迂腐的、只知让学生死记硬背的二流教师。其他学生提供的情况说明，墨索里尼在当时让人望而生畏，不讨人喜欢。但是，大家也承认他的某些天赋才能。至少他是学校铜管乐队的长号手，十七岁时就应邀在当地剧院作过纪念韦迪的演讲。^①

在校的最后几年，墨索里尼集中精力学习，于1901年获得毕业证书。尽管每年回到普雷达皮奥度假时枯燥乏味之感与日俱增，但他依然感到快慰，因为他已长成为一个大孩子了。他第四次被暂令停学是由于夜不归宿。他常对别人说，

^① 韦迪(1813—1901)，意大利著名作曲家。

——译者

有些住宿生经常用床单结成绳子爬下楼到城里跳舞，通宵达旦。墨索里尼对个人的风流韵事毫不掩饰，只是到后来年长时才有所保留。他自比唐璜，^①并以此为荣。从十七岁起每星期日都光顾弗利的妓院，平日逢场作戏的艳遇更是不胜枚举。墨索里尼后来承认，他一生中从未交过男性朋友。他认为在交友方面，他的冷漠或无能是他性格中不可少的、甚至是值得称赞的一面。不过，他身边的追随者始终不断；情妇或女友也常常如影随形，虽说相处时间长的不多。在他离开福利姆波波里时，人人皆知他除偶尔天黑后外出，平时基本上足不出户，因此有厌世隐士之称。

2. 流亡(1902—1904年)

1901年，墨索里尼身上已颇有些文人骚客那种豪放不羁的风度。他写诗以图发表，结果未能如愿。他大段大段地背诵但丁的诗篇，贪婪地阅读小说和政治小册子。他曾申请充任普雷达皮奥村议会秘书，但因其家庭反对教权主义而告吹。他相貌不扬，头发蓬乱，仪表虽迥然不凡但给人以做作之感；模样虽粗俗寒酸但时而为富于浪漫主义的情调所掩饰。尽管失业待雇，客囊羞涩(据他自己说)，但他照样每年夏季到海边度假。

1902年，十八岁的墨索里尼在瓜尔铁里村小学当上了代课老师。村政府由社会党人掌权，所以对他的激进言论姑息纵容。但是，这个外乡人的到来在村子里引起了一阵骚动。墨索里尼酗酒嗜赌，加之又和一个丈夫在外当兵的女人鬼混，一些孩子的家长对此甚为不安。不久，争风吃醋和打架斗殴的丑事就闹得满村风雨，童叟皆知。墨索里尼在白传中

^① 唐璜，西班牙传说中淫逸腐化的花花公子。

——译者

这样描述道：“我让她只习惯于为我所爱，不容别人沾边。她对我言听计从，百依百顺，有求必应。”为了恫吓敢于对他的所作所为提出批评的人，他手上经常戴着金属指套，有一次甚至向女友动了刀子。以暴力伤人是他的本性，也是他得其所欲的手段。

墨索里尼常被人称为无政府主义者。虽然有时他对此恭维不屑一顾，但有时又为之感到自豪。他常说，所有无政府主义者实际上都是失败的独裁者。不过，在他身上这句话恐怕得反过来说才符合事实。他认识的一个真正无政府主义者艾瑞科·马拉台斯特这样评论说，墨索里尼和他父亲一样惯于不加分辨地从一种信仰改变为另一种信仰，使人觉得他全凭本能行事，究竟要进行何种革命连他自己也心中无数。到1902年，他渐渐倾向于一种模模糊糊的国际社会主义。早在求学时，他就曾自称社会主义者，在瓜尔铁里村又担任过社会党小组秘书，为许多左翼杂志撰过稿。他还练习演讲，曾即席为纪念加里波迪发表过历时九十分钟的讲话，虽说不为人知，但有一定影响。因为加里波迪也是个将无政府主义者的性格和社会主义者的信仰合二而一的人物。

1902年6月，墨索里尼任代课老师期满后便逃往瑞士。由于他为了使早年生活富有戏剧性曾散布过大量谎言，所以去瑞士的原因尚无法确知。据他说，原因之一是缺钱。这倒也是事实，他曾向三、四个人借过钱，但即使去瑞士他也别指望能赚很多钱。很可能他逃亡是为了离开父母、逃避兵役、忘却被人厌恶的爱情纠葛以及躲赖债务，特别是在瓜尔铁里居住时欠下的房租。总之，他产生了一种离家出走的强烈欲望，要去旅行，去见大世面。他对父母撒谎说早已在瑞士找好了工作，因此母亲拿出工资给他作路费。他走得匆

忙，甚至沒有回家告别。到达边境时，父亲被捕的凶信传来，但他出走的决心毫不为之所动。父亲坐了六个月的牢，在此期间，母亲除了维持全家生活外还要给漂泊在外的儿子寄钱。虽然墨索里尼总是说他深深地敬爱母亲，但却很少关心体贴过她。

在瑞士，正值他十九岁生日之前，墨索里尼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凄凉绝望的两年。他找的第一件工作是建造巧克力糖厂小工的活，但几乎是刚去就不想干了。显然，他厌恶艰苦劳动，缺乏专心致志地从事一项固定工作的毅力和能力。这和几年之后希特勒在维也纳的表现一模一样。传说墨索里尼在瑞士曾以行乞和抢食物为生。过不了几天他就囊空如洗，口袋里只装有一枚镍卡尔·马克思像章。他找简陋的小客栈就宿，但又不堪忍受与其他流浪汉交往。至少有一次他是在洛桑格兰德大桥下的一只装货箱里过的夜。其实，他离开意大利几星期后就被当成流浪汉拘留过，据警察说当时他身染疾病，又不想干活。

墨索里尼在瑞士的寒酸生活并非象他后来自吹的那样毫无改善。不少照片和信件都表明他衣著讲究，毫无饥饿憔悴之容。几个月中，他先后干过多种工作，为期都很短暂：在建筑公司帮过忙，给一位屠夫当过伙计，也为一位酒商干过杂活（后因偷酒太多受到指控）。但是，他生来对政治和宣传鼓动工作感兴趣。到瑞士方一月，他就为一家社会党报纸撰稿，不久又担任了建筑工人工会的秘书。在瑞士的意大利移民多半是目不识丁的文盲，墨索里尼充分利用其演说才能在他们中间开展工作。他特别擅长煽动性和谴责性的演讲，尽管说理的本领并不高明。当地的社会党人多数是温和的民主主义者，根本没有革命的思想准备，所以在这样的环境里要

加以谴责的事俯拾皆是。据他的一个同伴说，墨索里尼虽然表面倔强，但内心显然潜藏着一种自卑感。还有个同伴曾听他说过，要发迹就得造反，不然就得骑在别人头上当统治者，舍此别无其它选择。这时的墨索里尼虽说对自己还把握不定，但已开始显露出野心勃勃的强悍个性。

1903年，墨索里尼自称为“权力至上的共产主义者”。他承袭了父亲的衣钵，不能容忍温情脉脉的改良社会主义或民主的、议会的方法。他鼓吹以革命推翻统治阶级，因为统治者不会自动放权力和财产；议会应予取缔；阶级合作必须代之以阶级斗争；私人财产也应彻底废除；社会党人不应与资产阶级政府合作，不应只为了增加工资而奉行罢工政策，而应采取恐怖主义和群众暴力的手段实现全面的社会变革。墨索里尼后来对人说，他在瑞士见过列宁，甚至还受到列宁的赞赏。但在另外一些场合他又说，他丝毫回忆不起来曾有过这次会面。当时与墨索里尼经常见面的一个俄国人是另一位革命的社会党人安琪列卡·巴拉巴诺夫。她是墨索里尼认识的第一个知识分子。墨索里尼正是通过她才比较熟悉欧洲社会主义的经典著作的。如果从墨索里尼写的文章来判断，马克思对他的影响很大，胜过法国工团主义者乔治·索雷尔或尼采。后来，法西斯党徒和共产党人都否认他曾经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不过从1904年到1914年，别人还是把他当作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他认为马克思的某些教条已经过时，但多数仍然有用。据墨索里尼说，“马克思是所有社会主义理论家中最伟大的一位”，他重视物质利益、自我中心论和经济决定论的作用。马克思是最先指出阶级合作错误的作家，他将社会主义从基督教慈善家的垄断下拯救出来，使之成为一种科学。

瑞士的旅馆业和旅游业所需的工人主要靠外国移民。墨

索里尼在意大利临时工中煽动制造骚乱，瑞士当局对此强烈不满，先后两次在伯尔尼和洛桑以煽动罪将其逮捕。1903年7月，墨索里尼被瑞士驱逐出境，送交意大利警方。意大利警察只得收留然后释放，不过为这个“易于冲动，性情狂暴”的年轻人专门立档存查。

1904年1月，象墨索里尼这样年纪的青年都要参加军训，于是他又逃往瑞士躲避服役。当时他的护照已过期，他便弄虚作假将有效期改成1905年。他并非因为胆小怯懦而逃避兵役（这也和希特勒当年的情况相同），而是因为他不愿为他所不相信的爱国主义事业而战。他计划得非常周密，并且公开鼓动士兵开小差。后来他独裁当政时，谁若煽动士兵逃亡可是要枪毙的。但许多法西斯文献，例如意大利《名人录》关于墨索里尼的条目，都隐瞒了他逃避兵役的这一事实。

1904年初，墨索里尼曾在法国呆过几个月，在那儿也被捕过。据他回忆，他一路步行至巴黎，一度以相面算命谋生。他还到德国和奥地利作过短期旅行。回瑞士后依然经常更换工作，曾在一家酒厂和一家农机厂干过活。由于没有工作，墨索里尼过着他所称的流浪生活；有些社会党的朋友曾资助过他，如社会党领袖塞拉蒂典当自己的财物帮他的忙，白天让他睡在自己的床上。可是后来墨索里尼对他们却报以残酷迫害。

墨索里尼从父亲那里也接受了彻底反教权主义的思想。他宣布自己是无神论者；有几次，为出惊人之语，打动听众，他曾呼吁上帝显灵将他杀死。他强烈谴责那些认为宗教是个人信仰问题或让孩子受洗礼的社会党人。他说，科学已经证明上帝并不存在；历史上的耶稣只不过是愚昧无知的犹太人，连耶稣家里人也认为他是个疯子。与释迦牟尼

相比，耶稣简直微不足道。墨索里尼还说，宗教是一种心灵疾病，是一种需要精神病医生治疗的流行病；基督教的毒害尤深，它所宣扬的逆来顺受、懦弱为本等美德毫无意义；社会主义的新道德提倡暴力和造反。

到1904年，墨索里尼已被公开认定为社会的敌人；意大利法庭对他进行了缺席审判，判定他犯有逃避兵役罪。瑞士的好几个州都驱逐过他，关于他行为粗野，图谋暴乱的传说更是多不胜数。有个时期他曾想走得再远一些：到马达加斯加的种植园去，或是到美国的弗蒙特加入其它流亡社会主义者的行列。有一次他也曾考虑应邀去纽约为一家社会主义周刊《无产者》工作，因为他偶尔向该刊投过稿。在此期间，他继续学习德语及法语，练习从这两种语言译书。

墨索里尼急于向人们证实，他不是个无产阶级大老粗，而是个知识分子。为了提高受教育的水平，他充分利用当时意大利国内所没有的、设备优良的瑞士公共图书馆。后来，他还力图让人相信，当他到处流浪，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找活干时，身边总带着一本诗集或哲学书。也有人编造奇闻说他在苏黎世大学读过书；萨法蒂编著的官方版墨索里尼传甚至虚构一章说他在日内瓦时就已是大学生。不过，他倒确实是在洛桑大学夏季学期学习过两个月。他经常提起在洛桑时会听过意大利社会学家维尔弗纳德·巴莱多的一系列讲课，也有材料证明他至少听过一次。能有机会在大学图书馆里长时间地随意找书读对墨索里尼好处很大，这是他在瑞士流亡时期最主要的收益。

二、社会党党员

1. 涉足政治（1905—1909年）

墨索里尼在瑞士前途莫测，加之思乡心切，于二十一岁时乘意大利大赦之机回国到军中服役十八个月。刚回家的几个星期，他先帮母亲教书，直到1905年1月才去报到。他所在的团是意大利军队最优秀的团队之一。据服役档案记载，墨索里尼不到中等身材，脸长鼻大，下巴突出，前额很低，两眼乌黑。因为他曾逃避过兵役，所以年龄比其他新兵大。他入伍时已是个出名的革命者，军官们对他很不放心。尽管墨索里尼依旧暗中鼓动士兵背叛，但表面上却循规蹈矩，堪称楷模。他认识到，在革命的社会主义道理为平民百姓接受之前，必须耐心等待。后来公布的他写给一位军官的私人信件，证明他当时就满怀爱国主义热忱。其实，墨索里尼为在这个世界上站住脚早有见风使舵的计划。该信无疑是为了讨好上级，反正其他社会党员同伙无从知晓。

同年2月，母亲逝世，墨索里尼要求提前退役遭到拒绝，不得不留在军中服役期满。母亲年方四十六岁就离开人世，这使他非常悲痛，或许也因自己是个不肖之子而感到内疚。从他对母亲之死前后矛盾的种种说法可以看出这一点。有一次他说，母亲死前他刚巧赶到，总算让她看了一眼；另一次又说，他不忍心进屋，躲在屋外等了好几个小时直到母亲故去。写给英国人看时，他又另编一套，煞有介事地渲染他如

何虔诚信教，无法节制自己的悲痛。

亚历山德罗接过妻子留下的少许土地和大量债务，搬出住处将房子腾给新来的女教师。1906年9月，墨索里尼退伍后没有回家与父亲住在一起。他又和一个女人同宿同眠，直到11月才在靠近奥地利边境托尔梅佐的山村里找了个教师的职位。他在那儿干了九个月，当地警察奉命对他进行监视。他取笑耍弄神父，言语粗秽，不讨当地居民喜欢。姑娘们以及向他学字母的四十名儿童都替他起了个“暴君”的绰号。他教书并不成功，又不会维持秩序，经常靠散发糖果的办法让孩子们安静下来。他在托尔梅佐过着挥霍放荡的生活，酗酒借债，寻花问柳。在这里，他又勾搭上一个已婚妇女，“幸好她比我年长，又不及我健壮”，和以前的女人一样“疯狂地爱着我”。很可能他就是从这个女人身上传染上性病的。传说墨索里尼还搞了不少粗俗低级的恶作剧，如在当地古城堡的废墟上装神扮鬼，夜间在墓地聚会，甚至慷慨陈词向死者发表演说，使同伴惊愕不已。

学年结束时，墨索里尼未被续聘，因为有的家长对他的行为提出异议，宁愿将孩子留在家中以免受其不良影响。于是他迁至父亲在普雷达皮奥附近的新居，学了几个月的拉丁语和法语。1907年11月，他顺利地通过了法语考试，得到梦寐以求的“法语教师”头衔，从此获得在中学任教的资格。后来他又想在德语方面取得同样资格，但没有成功。他向警方保证说他已放弃激进思想，目前只考虑如何提高充实自己，要求注销有关他的案卷，结果也没有成功。他决定放弃政治，集中时间专心学习。

1908年3月，墨索里尼到奥内利亚任教。几年不问政治之后，此时他对政治的兴趣又死灰复燃。他开始写文章，编